

綴錄

朝邑志卷十

金石

宋謝卿材題名元豐癸亥三月正書在饒益寺

宋淨安寺鐘銘崇寧四年十月正書在寺故址懸古樹上

宋崇佑觀牒政和八年九月行書在東嶽廟

宋賈炎題名一一政和三年五月一政和五年六月並行書炎

子公傑于宣和六年四月刻石在饒益寺

僞齊趙抃藏春塢記阜昌癸丑九月正書在饒益寺

元靈應宮鐘款至元二十一年二月正書在宮內

藝文

從亡隨筆一卷成濟撰

養浩論一卷王蚤撰

朝邑志卷十

苑洛集十卷苑洛志樂十二卷正蒙拾遺一卷啓蒙意見一卷

洪範圖解一卷後總名性理三解易占經緯四卷易說二十四

卷書說二十卷毛詩未喻一卷韓邦彥撰

五泉集二卷朝邑志一卷韓邦靖撰

閑懶子一卷王朝璽撰

燕石稿二卷友山浪談一卷王朝雍撰

明風雅十卷潼谷集十卷王三省撰

屈安人詩集二卷屈安人撰

公餘草一卷南垣奏議二卷講道河汾議一卷澄道四脉詩集

卷賑恤議一卷崇祀一卷申明教化書一卷十議書一卷王

嗣美撰

續朝邑縣志二卷三遊記一卷被褐子五卷王學謨著

覆瓿集二卷王學古撰

籌邊遺議三卷王家允撰

旁觀指掌一卷張徵音撰

鷄蹠集二卷王皞如撰

堯山漫稿二卷聖山集一卷次杜五言一卷劉愛撰

光宗實錄四卷王之寀撰

抱甕集十二卷臆論一卷翟事心撰

調刁集四卷奏議二卷雪亭集八卷李朴撰

漫公集 卷王于陞撰

言性集 卷蛀蝻集四卷王孫綬撰

調龍集舌在篇王在璣撰

陝西通志二十八卷朝邑縣志四卷洛川縣志二卷卷五齋集

朝邑志卷十

二

十卷想閣詩集二卷獨狂詩集一卷雲滯詩集一卷集蓼詩一

卷棗栢二銘一卷齊雲遊記一卷甌閣集二十卷霧堂集三十

卷過楚集四卷枕上集六卷朝萊山房稿十卷棗栢集四卷河

濱樂府四卷今選訂河濱全書一百卷李楷撰

孝經神授篇一卷太極圖說一卷西銘續生篇一卷栢林集四

卷資善集八卷別世言一卷四言烏哺一卷雷于霖撰

小學句讀記 卷大學直解一卷兩論輯說十卷五經要義

十卷律呂圖說二卷復齋錄六卷王建常撰

松園集二卷墨堂集二卷論孟正義八卷性理三解一卷王鉞

撰

紫沙集八卷王鏐撰

涉江草二卷野園集三卷出山草一卷蜀中詩二卷劉璽撰

質言二卷張柟撰

筠石集五卷蓬矢集二卷鄜州集四卷朝邑縣志四卷續鄜州

志二卷大中正義三卷雜錄一卷劉峒撰

大作堂集二卷李益撰

在中齋集二卷李子瓚撰

朝邑縣志補四卷樹樹山房集二卷閩草二卷松草二卷西北

譜二卷東南譜二卷正譜一卷李建撰

華河詩集一卷王鵬程撰

寓園集八卷劉岫撰

靈陂詩草一卷雷子質撰

周易講說一卷張瑀撰

黻槐亭謾錄十卷嚴堯撰

朝邑志卷十

三

西溟詩集四卷畫沙語三卷王傳撰

疏奏

明韓邦奇論進貢疏臣巡歷至嚴州府建德等縣杭州府富陽等縣地方據軍民人等稟稱本處地方雖出魚鱉茶綾等物人民艱苦四府犬監差人催督騷擾地方鷄犬不得安生要行禁約臣以前項係供用之物未敢擅專又訪得鎮守王堂市舶崔瑤織造跳進督造張玉各太監差叅將隨人等於杭嚴二府地方催攢前項進貢固已勒要收頭銀兩而不才有司官吏反糧里人等倚是貢物無敢稽察任意科斂地方被害人不聊生而四太監伴貢之物動以萬計是陛下所得者一而太監所得者十叅隨人等所得者百有司官吏所得者千里糧人等所得者萬利歸私家怨歸朝廷上供者一下取者萬况此等之物品不

甚竒味不甚美何足以供陛下之用哉及照建富等縣地瘠民貧山枯乏樵獵之饒江清鮮魚蝦之利兼以近年以來水旱相仍徵科四出軍民困敝已極故前歲流民相聚爲亂一呼千百幾生大變幸賴撫捕而安今尚洶洶未靖往事在鑑實可寒心伏望陛下勅下該部將前項貢物特從停止仍行巡按御史並按察司及該道分巡官揭榜戒諭今後敢有指稱進貢名色在於各地方需索財物騷擾爲害應叅奏者叅奏應拏問者拏問庶民可蘇而地方可保無虞矣

諫錦衣衛官校拏人疏臣聞刑者人主治天下之大防而天下治忽所由係書稱堯舜之治至於四方風動其究歸於臯陶象刑之功故刑者人主之所當慎而不可忽者也國家法古制刑內則總之三法司外則總之提刑按察司後又特差監察御史

審錄都御史巡撫且皆付以糾察之寄其法詳且盡矣至於錦衣衛之設蓋以待夫隱罪極惡天子非時震怒特遣下之非以爲常者也然其制列聖相承止行於畿內至正德二年以來權奸相繼假此報復私讐中傷善類用張滯威迫脇海內官校紛紛而出所在有如豺虎破家亡身者郡邑相望天下洶洶至於大亂使非聖明繼世中興革而正之天下未可知也近者聖母駕過山東高唐州同知金波供應有缺陛下詔錦衣衛官校拏至京師天下愕然驚疑謂聖明在上亦復有此夫金波小官何足動天下之聽聞而錦衣官校出京拏人則固天下聽聞之所係也伏望陛下特宥金波之罪自後在外府州縣官有犯付之撫按官撫按官有犯付之三法司如此內外相承體統不紊罪皆閱實孰可逃刑哉臣以外服之臣乃敢塵穢聖聽罪誠難追

但臣山東方面官高唐臣山東屬州金波臣山東屬官陛下差
錦衣衛官校拏人自臣山東始故臣輒肆狂瞽以獻芹曝惟聖
明采擇焉

明韓邦靖再請發內帑賑濟疏臣因大同地方民貧歲歉具奏
蠲免停徵稅糧近奉戶部行臣文劄似以臣言爲妄臣觀本部
所議有曰正德十六年大同有灾州縣衛所已照分數除豁無
灾稅糧不知緣何停徵者臣惟大同連年饑荒小民貧苦去冬
今春斗米幾值銀三錢事勢之極言之不殫至於先年奏報灾
傷歉眞乃是有司不恤民隱之罪豈可以此爲大同有無灾之
地有不飢之民哉本部所議又有曰大同一鎮本部給發甚多
者夫大同所發該部錢銀乃是供給軍馬調度之用固未聞該
部發幾萬兩濟某縣之饑又曾發幾萬兩寬某州之稅也今乃

以此而塞臣之請是猶以東家之負歉而奪西隣之契券也本
部所議又有曰本鎮歲徵不足歲用天地所生貨財百物不在
官則在民收貯在官者堪以接濟則拖歉在民者乃可寬徵臣
愚不能遠舉古昔且如成化年間山西陝西之饑此時朝廷亦
發大倉銀數十萬兩出賑臣愚不知彼時發銀之時各處地方
在官者豈皆在在贏餘耶亦爲當時在官已竭而後發大倉之
銀又未知當時各該地方賑之而仍徵稅糧與否耶大同之饑
實與之同而又過之賑濟旣已不得求免稅糧又所不允是大
同之民旣不得與往口山西陝西之民比又不得與今日山東
直隸之民比也夫邊民之苦較之腹裏特爲異甚腹裏每畝徵
草二束而大同乃每畝四束腹裏稅糧每有輕折而大同存留
之外皆供王府祿米此其苦一也地寒霜早穫不得其時或有

外患人畜時亡此其苦二也軍儲缺乏每有動調人馬輒搜索民間名雖和買其實害不可言此其苦三也商販不通無貿易之利此其苦四也州縣長吏舉人者少進士絕無惟知科索不知撫字而各衛所首領官員及分守守備內臣比肩而立皆須供億民少官多此其苦五也是以數十年來村邑蕭條版籍凋落其視成化宏治以前十去六七此而不恤必至無民苟其無民豈有大同既無大同豈復有京師夫邊民者所以捍禦腹裏朝廷恩澤宜特加優渥今乃有腹裏所無之苦無腹裏所有之恩何也今大同北有強敵南有曠賊而號稱虎頭者時又竊發今州縣小民以升斗之粟坐強盜死者不少中間有兄弟三四人者又有親戚三四人者此其時勢不可不慮夫民心離向幾微隱伏固知朝廷之工此非所急至於變生禍作獨不用財乎

該部所稱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是誠至論臣愚不知今日之財貨果在官乎果在民乎若以爲今口之天下家給人足臣雖無似斷不敢以是欺陛下也昔者先帝臨御號稱積財如權奸劉瑾宸濠錢寧江彬張銳之屬皆富敵於國今皆抄沒在官當時內府豈無人掌管豈無文簿收記此皆今日財賦根源之地司國者正當惟是之求稽其出入而盡還之於太倉使宮闈不得占據貴戚內臣不得濫竊一疏不允再疏請之再疏不允則以身爲之去就繼之者又復如是則聖明之上豈有終不見從者哉足國裕民實在於此若以此等財貨皆入左右近侍宮闈貴戚之手不可必得而姑民之求則非今日聖明之治而亦非天下之所望於該部者也該部所議又有曰若是依擬停徵盡免作何區處可勾支放區處之策惟力請內帑之銀是也臣

不中用了臣問獄神關王神在上不畏王法亦有神鑒復招我跳到迷混囤裏了我風不曉得臣問實招與飯不招餓殺汝復招要超生與飯不與餓殺罷臣問實招有飯卽放飯面前差見飯低頭招不敢說臣麾去官吏皂庫人等止留二吏扶住問他實招小的張差是薊州井兒峪人小名張五兒年三十五歲父張義病故有馬三舅李外父交我跟不知名姓老公公說事成與你幾畝地種勾你受用罷老公騎馬小的跟的走初三歇燕角不知名舖初四到京因由忽僵地下回稱口乾說不出了卽與米湯三碗臣問進京何人收留復招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與我飯喫說不要餓着他他休多了你先衝一遭去說撞着一個打殺一個打殺了我們救得你臣問打誰復招望見打殺我們有力量回得話老公與我棗木棍領我由後宰門進到

宮門上守門的手打我一把掌交我一棍打倒到裏邊輪了兩棍莫有輪着老公公多了就拏住我又招還有栢木棍槎子琉璃棍棍多人衆等情臣問各犯姓名至死不招又問山東司枷責何苦不招復招不苦不甜只爲老公好意死了一遭臣聞此情不覺神魂飛越夫以聖明之朝宮禁之地有此震驚大可寒心儻非李鑑當傷韓本用等捉獲十步之內一挺之擊是伏莽起於穀下而羗戎接軫也豈不殆哉夫皇上之愛東宮也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天性至情何俟人言保傅無有吝於東宮也使天下見之今太子之勢危於累卵而皇上深居靜攝未見孤危形象一夫不可狃况衆乎萬一有群不逞之人別生事端襲入慈慶宮何以待之萬一有荆軻聶政之徒觸犯乾清宮可無備與漸不可長蔓滋難圖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

詩曰戰戰兢兢日慎一日臣願皇上之慎之也天下事悔之於後不如慎之於前已成而悔噬臍何及未成而慎藉茅無咎故萬悔不如一慎慎之此其時矣昔宋臣有言曰若其無事備之何害若其有事備之爲瘳有備無患此慎道也臣看此犯不癩不風有心有膽懼之以刑法不招要之以神明不招啖之以飯食始半吞半吐中多疑似情節臣不敢信亦不敢言臣一腔熱血唯冀感通皇上保護東宮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伏願皇上縛兇犯於文華殿前朝審一翻或勅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則情形立見患端坐銷有道之長終必賴之矣臣遇此獄情不言當死言亦當死臣死而有益於東宮雖死猶生也皇上卽不殺臣亦必有中臣刺臣者臣死不足惜惟憂國家多事耳尚留一疏進諫身後

明李朴論人望幾空疏臣聞樹國者非襲祖宗之成業可以長享天下而無害也必自樹人始樹人必自破奸黨始奸黨不破則忠佞混淆而天下危人主危後雖欲悔噬臍何及何也賢者之謀人國也嘗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而其視爵祿常輕不肖者之謀空善類也嘗尋萬有一隙之危而其布羽翼常廣臣請歷指其事皇上試垂聽焉自妖書作而沈一貫爲之謀主四張彌天之網附之者進背之者逐沈鯉郭正域逐而無辜波及者不可勝數悽惶旅邸飄泊孤舟闔門懼誅夷之禍而國家之元氣耗蝕於一貫之流毒自是分曹植黨競立門戶推附排擠憑其唇吻顧憲成久棲林壑與人無爭卽一書上而議及時事從否在上有何權勢足以制人乃閔然攻擊以爲遙制國是不肖淵藪并其講學而非之道德仁義猶然不理於衆口且如陳用

賔陷城失印以爲將功遮罪黃克纘慕古陳情相與公保無議比之顧憲成之書孰大孰小孰公孰私於彼則爭之甚力於此則付之罔聞公道在人何爲懸絕如此此以憲成言之而知明道之人望一空矣于玉立抗章言事敢逆徑尺之鱗忍死含冤暫脫啞人之虎十餘年間伏竄丘園雖復新疏京銜尚在用舍之際而議者謂走利如鷺鑽刺得官向使如天之禍不解必且立爲齏粉彼寧肯忘其身以圖名高乎此以玉立言之而知隱居之人望一空矣李三才巡撫淮上時以凋敝之秋貂璫播虐而獨拚命拚官爲百姓作主沿江一帶漠然山高水清誰之力也乃以爲貪而無比金山珠海窮宮室之侈臣竊見三才小小居室金山珠海藏於何地徒使身係安危之人盤桓三徑此以三才言之而知任事之人望一空矣孫丕楊三朝耆舊八旬老

人子息寥寥形影相弔再起林壑秉銓矢忠議者乃謂其非昔日之不揚徒爲人報復恩怨耳誓心天地之老亦不滿於群議此以丕揚言之而知老成之人望一空矣况以呂坤之聖賢作人姜士昌之讜論忤時鄒元標趙南星之獨立敢諫而倏賢倏不肖其始角立爭鳴不過快一時之私遂令皇上操不信之心一切棄置以至大僚不補考選不下起廢不行卽有忠言亦弁髦之此其禍人國家豈小小哉臣敢謂草野豈盡乏賢第恐讒言孔張邪佞公行致使忠讜流落老成旅去天下無事則已一旦有事臣且見皇上獨立於朝也皇上爲人守持宗廟至使抱空國以立於臣民之上縱不爲天下臣民計柰社稷何柰宗廟在天之靈何然究其原方正之不容也邪曲之害公也黨人之爭勝不已其遺毒相尋而莫可解也乃知奸黨一日不散則人

材一日可憂昔子胥以爲沼懼吳劉陶以檀車傲漢卒之沉江死獄而天運隨之彼何嘗不因小人交構其間而其君不信以至於苦口之言不入忠臣戮辱更姓改物爲覆轍之鑿也可不哀哉臣以爲欲使仕路之清明當決朋黨之藩籬欲決朋黨之藩籬當奮大阿之乾斷是非邪正從公核實果其世道之蠹不妨顯誅其身以爲奸邪之戒如其人有益於朝廷不得以含沙之巧棄白駒於空谷而快魑魅於清晝此在皇上一動念間耳何爲以疑惑之心塞衆正之路開群枉之門哉臣見今天下人材當惜朋黨當散故乞皇上察其邪正歸之於一斷則泰運可保而社稷永固矣無任懇切待命之至

乞究科道結黨疏竊惟我朝設立科道原爲潔已奉公彈糾不法非令其挾制各衙門說事要錢也結黨徇私擠排正人蒙蔽

朝廷也今乃交結戚畹近侍挾制內閣大臣在京諸衙門說事要錢結黨造言自己無日不爲却叅別人蓋明欺皇上不曾勤察訪省章疏而閣臣部臣柔懦罷軟之甚故耳臣謂此輩皆可斬也孫瑋楊兆京孫居相李邦華周啓元等各爭職掌則群起而攻之今日去者去罰者罰獨一孫居相猶謂之黨孫居相一人耳何能爲黨彼浙江則姚宗文劉廷元等湖廣則官應宸吳亮嗣黃彥士等山東則开詩教等四川則田一甲等四省百人結爲一心他如趙邦興猶不過助勢附炎之人耳皇上試思十百人攻一人誰爲有黨乎日叅東林亂政東林見作何官今見任風憲挾上嚇下納賄庇奸者反作擅權亂政林下閒居閉門讀書者反爲擅權亂政乎三尺童子亦不可欺而乃以之欺皇上眞可斬也至如贓私百萬之萬克纘已叅反爲留用清風百

代之顧成憲已死猶爲糾彈失機問明之陳用賔猶爲打點出脫插標自鬻之趙煥猶爲稱功誦德執法不阿之孫瑋反爲誣捏驅除殺人媚人之熊廷弼反爲抵死求解賄買科場之韓敬已經公議猶爲稱寃而擅殺楚宗之沈一貫已奉明旨猶阻不勘至若王曰乾所奏之事何等重大科臣吳亮嗣說事要錢一一招承今反故爲把持稽滯其故難言之矣何怪乎一坐談間而孫鼎相囑託數人也今京中上自大臣下至庶民無不恨科道之貪橫奸欺卽科道之賢者亦所深惡而不敢爲皇上言也惟皇上廉察得實自有祖宗結黨亂政之條與風憲官受贓之條嚴究如律度天下猶知有皇上之尊朝廷法紀之大而不專有科道勢利之尊之大矣陛下何忍以赫赫九重之尊袞鉞生殺之權不一密訪而聽奸邪小臣之簸弄也臣草此疏無一言

之妄乞先斬臣頭懸之都下以明臣之赤心唯知報主不知顧身唯知盡忠不知怕勢不愧皇天不愧九廟不負皇上與彼附勢結黨徇私滅公者義不兩立臣先年目觸時事曾有奏聞蒙聖明洞鑒宵壬咋舌乃今廉隅盡掃鹿可爲馬白可爲黑長此不已國家立敗可不痛哉臣忠憤所激恨不卽死爲此瀝血奏聞不勝待命之至

條議

明李朴審編議邑之有編戶如雁行鱗次然不可辭也編戶之有盈縮如版築陵谷然不可定也編戶始未嘗不均而其後則不能無偏肥瘠偏肥瘠則不能無偏輕重偏肥瘠者或以人事之興敗或以造化之流變或以神奸之那移或以丁役之存沒諸如此類用是實歸於虛虛反於實日月屢遷星霜變

因焉二年之間其大都也老父臺嘉惠元元慨賜明問生敢不
掇拾舊聞以對其一曰查開收四境之內閭閻之間除沙水居
半可耕而食者止有此地地不在甲則必在乙也開收不明則
消長不見冊之開收其顯者也近有明買若干地而恐已戶之
增也則有交通賣地之家而延捱不收者此買者十三收者十
一情更隱矣又有已戶所收肥地十三而量開薄地十之一二
以開收相頂者此賣者十三收者十一情更隱矣且復顯開而
不顯收譬廓下開與永康廓下有開之名永康無收之實情益
隱矣莫若責令久不過糧者許人陳告書役明白填註地之肥
饒兩里相同此有所開彼有所收貧富不得相匿盈虧何難立
見隨地定戶隨戶定差則差殊覩矣其一曰勘災傷邑中飛沙
峻嶒河連洛渭焱風一起晴晝亂披石燕秋濤時至兩涯不辨

牛馬三河一瀉動至一舍瀕河之民地畝糧石冊中廣有問其
所耕流浪十頃此何得絲粟濟也且如洛河止於淹沒渭則地
崩華陰矣黃河則地崩蒲州矣蒲州一尺之地種十數里先年
相爭動至殺傷痛哭郊原何忍聞也莫若踏勘三河地可耕者
若干有糧無地者若干而稍爲未減則倒懸解矣其一曰恤弱
戶下戶之三丁不當上戶之一丁上戶土田旣多資財又富卽
加一二而不爲害弱戶地旣寡少人又彫耗卽如沒者人骨已
朽存者止延殘喘而名籍尚留冊間一拘成案遂有不死之丁
無名之差矣莫若細鞠里長俱以實報果有實丁不妨守舊如
不然去戶減丁不憚改轍益其所有損其所無此又解絃而更
張之術也其一曰均貧富貧者地無立錐災傷頻仍富者外無
顯名隱有厚實卽如某處人挾木金之資用遊湖海逐什一之

利漫事輕肥媮衣甘食履絲曳縞視常戶相去什倍而冊不顯地丁比下則此晁錯所謂商人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莫若責詰里老俱以實報有金千兩可比十丁力差別差照例攤派庶強力可以支持而弱植得一息肩矣其一曰定力差力差之名則一而差之輕重百等卽如洛河水夫亦一力差而當之者遂錯愕失色餘者遂欣然以赴則差之難易遂不可同類而共觀矣莫若就丁與地之極多者乃注重差別則隨難易以次註焉旣註之後各一印鈐在應差者旣不生移易之心亦不生希覬之意此亦法中之仁於力役之內而稍有此低昂者也其一曰調地丁夫丁地相兼而論丁之徭役地之糧石合之則地與丁同分之則丁不如地卽如有地十頃而丁不盈十數者則不失爲有力之家何者秋夏之積倉箱恒滿雖有饑饉必有

豐年此可有恃而無恐也若其有丁數百而地不滿數十頃者亦不免爲羸弱之戶何者嗷嗷數口仰食於力朝夕作苦聊就空眠何得有贏餘也莫若以地多而丁少者爲上以丁多而地少者次之庶養人者與自養者又不得混而無差矣其一曰嚴書手書手之弊百千萬狀不可窮詰百姓之愚者旣不習於地糧之多寡而中間巧詐狡獪者亦往往用賄鬻其心則虛實之間一則多而不及詳一則暗而不及知釜鬲之勢操自書手東西易面職此故也莫若以書手所開收者復密令本人開於里長兩處較勘毫髮不差庶無回互如或不投有罰無赦此亦溯流清源之道也凡此數款略據舊聞更以一得之愚稍竭芻蕘之慮蒿目驚心久矣恭承明問故爲之陳其梗槩如此統惟采擇

明雷士楨代知縣趙公條鞭議伏承議行條鞭者夫率屬惠民有良法矣乃壅遏而不知遵奉罪也集思廣益無成心矣乃依違而不肯明言隱也朝邑幅幘東西僅五十里南北僅八十里而沙苑鰼灘所包已十之四頃者黃河西徙計二十五里有竒東南一隅崩入蒲州之境省分山陝失業之民越河而取一草輒被彼民殺死裂屍投河則田之可耕者十不能以四五矣止以生齒稍繁小販技藝之人能於附近州邑貿易傭匠以爲活計而俗又擾馴不敢避徭出其擔頭指下升合之積旋供上司本縣力役之征耳若欲盡百役而徵銀豈能於一時而卒辦况夫官徵則非銀不收私顧則百物可准官徵則銀色不高私顧則時銀可折原移所謂銀多難變者是也夫民間各戶自有無田可種無藝可執僅能食力於差役間者如善走則回馬多力

則擡轎之類而其戶丁亦各因其所長顧以應在官之役蓋不但使同族相贍亦可令游手有歸茲而輸銀於官官爲召募則應募之人城市者易以掛名鄉村者莫能與數本戶貧丁不得應本戶差役而仍於無賴之身責以輸銀苟非賣子鬻妻以爲措處之計必將離鄉背井出於竄逃之門矣原移所謂應當易而輸銀難者是也且本地差役勞逸苦樂惟本地之人能知之故其私顧之工食多寡自能各稱其事卽以朝邑渭洛二水水夫言渭大水也洛小水也乃洛之水夫工食視渭不啻倍之而受顧者猶願渭而不願洛也諸如此類若非久在地方熟知民事必且多其所寡寡其所多斟酌舛於一時經久礙於後日原移所謂私計爲便官徵爲難者是也本縣銀力二差行之既久百姓習而安之亦不爲苦若一舉而盡更之其不便乃更有可

言者山東河南之民生則報冊死則除之覈實差易此中百姓冊所登載名曰官丁冊所不載名曰私丁假如冊有五十私有十丁則官冊五丁之徭私之十丁實共辦之大都官丁所登不能私丁之半茲欲法行條鞭勢不容其脫漏愚民不知上人之意乃以利己必將曰丁半在官猶且不支而今令人人而在官也徭將愈重矣必且睚然怨生謹然謗起此則慮始之難所宜熟思而審處且銀差如祭祀表箋柴馬齋膳舉貢盤纏等項皆取徭銀之餘不與條鞭異指至於力差舊規量差輕重坐派上中兩則戶內如京兆驛庫子京羊大戶本縣庫子洛河水夫等項酌坐上戶門皂禁子機弓兵舖司等項酌坐中戶其下則之戶每丁徵銀皆以分計不滿一錢蓋上戶家豐力裕故坐以重役有以一而幫百者如庫子僅免徭銀五錢而私顧則至百金

矣有以一幫十者如洛河水夫僅免徭銀二兩而私顧則至三四十金矣下戶家窘力微故徭錢幾分之外更無幫貼所謂齊以不齊是乃所以爲平也而百姓由而不知安而不怪則未嘗融通槩縣彼我相形故不覺其懸殊若是甚耳茲而行條鞭之法則應免坐差者每丁責數分之銀而應坐重差者每丁所輸視下戶之丁遂相十百上戶之丁將曰我一身而當彼十乎我一身而當彼百乎人情必有所不堪或稍稍憐其過量從輕減異日鞭銀既少工食必廉應募者將曰鄉也人以百金而我今如斯而已乎鄉也人以三四十金而我今如斯而已乎官募必至於不應此則善後之難所宜蚤見而預待夫廉明之吏錙銖染綜核有方百姓一輸鞭銀更不知差徭繁碎之苦則條鞭固節用愛民之首務也若乃昏濁之員時不應斂而斂而

斂之又從其重時應散而不散而散之又從其輕久戀衙門者則利其顧直之少以長惡而容奸不入城市者則逼以官顧之威使屈首而就役又或握算而不知縱橫偷安而全任吏書打點門開侵漁竇啟則不但使各戶之丁輸之又輸似輕而反重且將令應募之役領皆空領有名而無實矣似不若仍舊貫聽民私顧之猶爲兩便也

序記

元歐陽元王氏世德序人子以顯親爲貴述懿行而揄揚之固孝矣而未受命於君也惟所欲爲者既得上旨奉命詞臣爲文尤爲榮幸至元五年八月從上京以是告諸奎章閣大學士沙臘班侍上清燕以由義之愜從容奏陳且請屬筆翰林侍講學士臣元製文以其事關孝治之一特賜開允沙臘班出諭旨由

義惶遽無措退而再思曰是盛典也非小臣宜蒙旣而謀諸知己曰有君命矣不敢廢也明年由義除大都副留守又明年遷彰德路總管乃奉公牘移玄言所以遲回却顧之狀於是玄奉命考其家乘而爲之序曰王氏其先京兆之同州朝邑縣都仁鄉人也中葉避兵遷平陽城中已而復還今譜牒可考者七世府君諱敦娶李氏第一世也諱君寶兩娶楊氏一娶李氏第二世也諱仲濟娶李氏諱巨川娶党氏諱濟川娶劉氏昆弟三人者第三世也諱子山娶張氏第四世也亦有二弟焉長逸其諱娶石氏次諱仲瞻娶趙氏四世以下以由義貴始有封爵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太原郡伯亨字伯通由義之祖考追封太原郡君雷氏其祖妣也張氏其繼祖妣也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太原郡侯珍字君玉由義之

先考也追封太原郡夫人郭氏其先妣也雷氏其繼妣也張氏
今在堂其繼母也禮部公幼業儒平生所抄書甚多今篋笥猶
有一二存者鄉之老父往往能言其風軌國家初得中原吏治
草創受徵辟爲縣幕官持守端楷每與時尚異同棄去遂不復
仕傳至翰林公克世其業性尤寬厚長者壯歲勤儉致家粗饒
而好善樂施出於天性未嘗以豐約介意人有貸或貧不能償
必毀其券鄰里有爭得其一言曉析無復終訟遇異母弟瑞備
極友愛瑞娶陳氏賢淑及公之子幼失其母陳氏夫婦遇之亦
有恩不忘公之惠也藏獲服役歲久召而良之晚年延名師教
其子學曰吾以是遺爾何啻籛金泰定二年七月以疾卒壽五
十有八四年七月十三日葬於南原先塋之西北由義字仲方
號慎齋佩其先人之訓惟謹用克自樹立長娶范氏今封太原

郡夫人起家以文學掾辟中書戶部史辟宣徽掾中書西曹掾
授奉訓大夫禮部主事拜朝請大夫西臺御史改徽政院都事
復拜中臺御史遷中書右司都事進刑部郎中官亞中大夫貳
在京留鑰出牧彰德尋轉嘉義大夫嘗語人曰先祖贊畫一邑
尚不希世苟合今寢位通顯爲政何敢鹵莽在儀曹數年練習
典故裡祀科舉設施注措如指諸掌在徽政能抑內侍節浮費
在憲府屢有獻替從上上京抗章論衛士縱牧畜躡民田不便
山是行營無敢犯者在西曹嘗議江西行省討鄰寇岑獠功時
相媚嫉抑不以聞奮與力爭相震怒殊不爲動廷論壯之在臬
曹主四方獄持法平允多平寃釋疑客每以是稱其能輒遜謝
曰先人之教也玄旣叙其世次先德又爲之言曰王君由義眞
賢者也居寵不忘其先而能圖報悠久孝之純也君仁如天旣

獲所願常情得之矜詡恐後乃獨周思審慮三歲而後訖其事焉敬之至也雖然爲子止孝爲臣止敬誰實成其美哉大君之仁也顧願王氏子孫世世服膺斯言以無忘吾君之惠則孝敬之餘澤綿百世而未艾實自茲始也銘曰王氏居秦世歷七葉惟德惟義是其負挾積善獲報假物責償矧濬厥流其源曰長受命賜誅歲律三易奉盈執玉爲是踧踖古鼎有銘今碑所祖三命益恭曰偃僂俯惟恭不替獲福鬼神繫正考父我思其人至正元年歲次辛巳四月吉日建

明韓邦奇志樂自序昔子華有志於樂孔子叩之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奇何人也議及於斯竊有志而未能也故曰志樂云夫樂生於心者也有是心而無所寄宣其意於言言成章爲詩而猶未足以盡其意也而歌咏之歌咏之而猶未足以盡其意也

而被之聲容是之謂樂樂無詩非樂也亦無樂也古樂之亡久矣周禮失其真樂記遺其制去籍於諸侯之僭殘壞於秦火之焚漢儒附會於其前諸家紛紜於其後上誣天文下誣地理中誣人事配五行四時八卦四隅十二辰此通彼滯小就大遺零星破碎補湊牽合取其一度或可用會其同則皆難行卒皆人爲之私夫豈天然之妙於人心固已戾矣又何暇論雅與逸今與古哉是編也一以質實爲體敷施爲用諧聲爲止中律爲的凡宮商之相應正變之相接全半之相濟陰陽之相宜如星之麗天如風之行水如織貝之經緯乎文綺雖萬象錯列各有條理皆取諸自然而不敢附之以已意期於宣人情而承詩歌耳雖不必屑屑於考天文察地理稽人事配五行四時八卦四隅十二辰自有所符契焉考之古人制作之極用之園丘而

降用之方澤而地示出用之宗廟而祖考格用之朝廷而庶尹
諧用之房中而宮闈睦此無他順其自然發乎人心宮商正變
全半陰陽中節而已矣顧茲薄藝亦惟可以措之行事美其觀
聽不失乎樂之情焉爾若夫究其功用極感通之妙探其本原
繼夔倫之志以承古人之絕學以備一時之制作則子有有言
以俟君子云

明楊繼盛苑洛先生志樂序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
各有專業而樂則滅絕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
於天秩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講
全德之微風俗之敝恒必由之良可悲夫然律呂與天地相爲
終始方其隱而未彰也天既生哲人以作之則於其既晦也天
忍任其湮沒已乎闡明之責蓋必有所寄者先生自做秀才時

便抱古樂散亡之憂當其歲試藩司聞諸督學虎谷王公云律
呂之學今雖失傳然作之者既出於吾人則在人亦無不可知
之理特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先生於是惕然省悟退而博極
群書凡涉於樂者無不參考其好之之專雖病疽尋愈不知也
既而得其說矣於是有直解之作然作用之實未之悉也自是
苦心精思或脫悟於載籍之舊或神會於心得之精或見是於
群非之中若天有以啓其衷者終而觀其深矣於是有志樂之
作曰志云者先生自謙之辭也非徒志而已也是故律生聲鐘
生律馬遷著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
之及也圍九分積八百十一分班固著之矣而管員分方旋宮
環輔乘除規圓之圖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子著之
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信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

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黃鐘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鐘一均之備布之於朝廷宮闈實古今之絕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細目一節萬變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盡於是矣志云乎哉其於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錄不遺者是固先生與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耳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先生之庭者久之識者以爲是書感通所致觀仰秣出聽之說則鶴之來舞也固宜而其得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人謂皇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叙疇同功然卦疇得程朱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是書而始明則其功當不在數子下豈曰小補之哉然不苦心以求之何以知先生是書之正不得其說而精之又何以知盛之言不爲阿私也哉噫盛不

敏雖學之而未能也講求之責深有望於同志君子云

明雷士楨送邑侯郭公入覲序文岩郭侯治朝邑之三載朝邑治會當述職其時朝百姓業意上留侯有不來之慮矣某曰侯緒未竟必且又來已而侯果來又三載朝邑大治會又當述職朝百姓意上留侯而慮其不來者十倍曩時矣某曰侯政旣成又來不敢知也上益明習國家事綜核吏治侯治行第一耳目之席須侯旦暮入補豈狗朝百姓私望而久棲侯於此哉於是朝百姓頰蹙眉顰涕下交頤曰侯閱閱自積一日三遷未爲駛也柰吾儕無怙恃何某曰豈惟爾百姓父母視侯願侯又來卽侯固子視爾百姓顧之復之恐上之不許又來也顧天子須侯與議平天下事侯如留在耳目者則明四目達四聰侯素所蓄積也必且奏狀陳朝百姓疾苦曰臣治朝邑六載耳目朝病最

諦諸可以佐百姓之急者臣技單憊乃臣力有不得爲者請熟數之朝東爲河河之東爲蒲坂晉一大都會也東南爲潼關秦門戶也西爲同州又西爲蒲城皆臺臣駐節之所也朝絕長補短方五六十里國耳西南有沙苑北有斥鹵其地非可耕也東南一隅稍稱沃壤而蒲坂之雷首山與其護城石岸磐礪堅緻上下可數十里薄河而西徙朝土田淪在河東餘二千頃朝民而越河發一犁析一薪也蒲之豪且裂髀投魚腹矣而賦猶朝民供之此可爲痛哭者也且蒲岸之石朝民有舟者爲運北山數年蒲岸告成獨不可漸營朝岸使水由地中田還失業之民乎而蒲民有舟者獨不可使償朝運乎河東驛路直達潼津舊也今路崩河中矣驛使必由蒲達朝由朝達華朝無置郵而有其勞民何得無顛賴乎損朝馬驢牛夫幫潼關者之半以補此

勞疇曰不可乃潼關設置郵矣馬驢牛夫朝之幫之有恒額矣尊官要人由關下度仍索協濟於朝此載何令甲也夫臺臣駐同州則朝有協濟駐蒲城則朝有協濟間有時而駐朝矣未聞同州蒲城以一夫一馬來也不平謂何而况乎駐同駐蒲朝當潼關同蒲之衝且無日無冠蓋矣又未聞諸不衝邑以一夫一馬濟朝也朝之預備倉粟備朝百姓饑也丁亥戊子朝葶相枕而監司借朝粟千斛輸之白水今歲且稔矣何以無償也且都城段行不坐保河諸府而陝省同州段行乃坐朝邑朝之商不商省而行省不商同而行同此不知所自起也甚哉棄商就農尺帛不市而商籍竟不可削曰爾舊商也是權賦於無田之家勾軍於無丁之所也諸若此類惟上哀憐朝百姓而爲之劑量興革生靈幸甚不者朝且無民上旣以卓異簡侯列在耳目覩

侯爲朝民請命若是其剴也轉圜從之莫喻其速矣繇斯以譚侯即不來何必無以福朝民者乃宣欲私侯自利而不以公諸天下乎朝百姓始伸頰舒眉投涕而言曰侯天下才也朝百姓誠不得私然聞之行必有送送必以言古也而非百姓之所能爲也二三大夫士盍圖之某曰侯之遇大夫士也交以誠接以禮又時諮百姓便事孳孳布之曰此得之某大夫士者也故諸大夫士之願侯又來也不在爾百姓下矣而言則欲公於天下者亦無可柰何之辭也於是侯轄旣脂朝士民送侯於洛之汭攀轅獻竿不欲遽行而侯亦戀朝士民按轡徐驅不欲遽去相與灑涕者久之

明李朴贈邑侯柴公入覲序明興三年一大計吏卽一邑之長越在數千里外罔不謁蹶以趨因以陳其邑之利害聖天子坐

堂皇因是以言以功嘉與激勸至留之爲臺諫耳目者往往而有然非治功旣著亦未卽遷而往來之費亦復不細故今也計利害權輕重而功令亦有所不必拘何者功令之設凡以爲地方耳爲地方卽爲朝廷苟地方有一日不可缺之人則朝覲亦可以不必行若吾柴公是也公以今年初秋乘傳而至去覲期纔數月耳雖懸魚之操帶石之守朝廷猶未聞也乃民本得公如獲慈母撫摩未久而遽奪之民何以堪况其利害又有大焉黃河自龍門而下經流敝邑汪洋浩瀚秋水時至與天爲連叫呼怒號聲聞百里每每原田滙爲巨浸而鄰州與我其角地朝侵予疆暮刈予禾蠶食幾盡數十年來惟高邑之郭隆平之趙力任其事不見有凌逼之患嗣是而蒞茲邑者不久輒去兩歲之間五吏代俎微獨朝人疲於送迎而治民者利不暇興害不

肯任邑滋不利今公方沉牲禱河河爲東徙而睥睨此土者且默消其戒心不敢矯命而雄行若公遽然以去誰使任其患而遠其逼乎由是言之朝邑其何可一日無公也乃當事者拘於功令不謂地方有必不可缺之人而謂朝廷有必不可缺之官則公之行不可止矣然公旣行必以朝之疾苦入告曰邑居陝之東偏洪河西嚙萬姓爲患聖天子當必惻然動念或有拯救之術則朝之人庶其有瘳矣則公之行庸詎不爲朝人利乎於是進杯酒歌驪駒送公者皆臨河而反而公翩然以行

明王建常善利圖跋舜蹠分路不啻百千萬里矣原其初則止在一念善利間夫此一念人所不及知而獨知之濂溪謂之幾易云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可不慎與故曾子傳大學慎獨之說不憚反覆而子思於中庸卽開端及之孟氏子得其傳於

子思者也乃發善利一章垂訓萬世遏人欲擴天理誠莫要乎此者關中馮先生少墟於是引伸觸類而立此圖以言乎舜之路則曰有恒曰善人曰君子聖人皆原於一念之善也而文學功名乃益成其美以言乎蹠之路則曰斧斤曰牛羊曰梏之反覆皆原於一念之利也而文學功名乃益濟其惡故擴其善之念則爲人爲舜而一簣無慮未成遏其利之念則不至爲蹠爲禽獸而梏亡猶可向道不然出乎善卽入乎利不爲舜卽爲蹠聖狂分於一念人禽判乎幾微所謂中間無路者此也可不慎與是則孔門慎獨之學一披圖而燎然指掌矣然學者於是圖苟不知省則孰知先生之有功不知兢兢於善利之辨則孰知先生之爲此圖者慮之深而示之顯也哉

木朝創建養濟院碑記天下之民有四曰士農工商是以政治

之大者不過養士勸農通商惠工而已又其中有鰥寡孤獨爲
教養所不及者

國家特設養濟院爲之室廬以居之衣食以給之俾此顛連無
告之民得以優游卒歲蓋軫念民瘼之意無微不周典至渥也
朝邑舊有養濟院在城外不知圯自何年至今棟宇無存鞠爲
茂草哀此犛獨將安所依乎縱彼僦屋可居而形單影隻未免
魂夢難安况乎無枝可棲而借爨親隣何堪風雨漂搖滿目淒
涼徒增寤歎當亦仁人君子之所惻焉心傷而泣此土者之所
身任其責而莫辭者也余自丙戌歲抄承乏茲邑每於孤貧支
放月糧之下覩此情況心甚悼之但邑之弊政更有大於此者
不得不缺焉有待五年以來如城池學校賦役鹽法諸大政次
第經營度幾廢者興弊者革士習絃誦民安樂業四境之內翕

然就理乃改卜於城內西南隅閒曠之地鳩工庀材悉出俸金
構房四十間俾此五十五名口之孤貧得有寧焉自此以後
不惟棲身得所弗憂風雨之焦勞而明輩相親亦免呻吟於中
夜是雖愛養之一端或亦治化之小補孟子云文王發政施仁
必先斯四者非謂先務乎此也亦曰於此尤加意爾余也讀書
有年敢不體而行之乎若夫隨時修葺母令破壞以至犛民失
所更望後之君子皆康熙五十一年歲次壬辰八月穀旦

遺事

苻秦皇始四年十月河渭俱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中長
七尺三寸人指長尺餘深一寸

朝邑舊治在西原耕者往往得瓦缶一人得古鏡其背銘曰買
得秦王鏡判不惜千金非關欲照膽持此自明心無有年月及

作者姓名已爲人市去不存

西魏時高歡興軍數十萬次沙苑宇文泰懼兵少不敵有李順興者能分形化影同華岐寧四州同日爲齋請皆能徧赴朝野號爲聖師此時適至泰請其策更無餘語直云黃狗逐黑狗急走出筋斗一過出筋斗黃狗夾尾走語訖便去於時東軍旗幟衣服尚黃西兵用黑泰悟其言遂力戰大破歡於沙苑

隋文帝時大宛國獻千里馬驥曳地號獅子驄置之馬群陸梁人不能制上謂左右曰誰能御之郎將裴仁基曰臣能制之遂攘袂向前去十餘步躡身騰上一手撮耳一手摳目馬顫不敢動乃韉乘之朝發西京暮至東洛隋末不知所在唐文皇勅天下訪之同州宇文士及訪得其馬於朝邑市麪家挽磴驥尾焦秃皮肉穿穴士及見之悲泣帝自出長樂坡迎之馬到新豐向

西鳴躍帝得之甚喜齒口并平飼以鍾乳仍生五駒皆千里足也

天寶十三載九月九日獵於沙苑見雲間孤鶴回翔御弧矢中之鶴帶箭矯翼西南而逝後上幸蜀暇日遊行益州明月觀至第一院壁間見前箭并留題怪問之云有青城山道士徐佐卿每歲率三四至一日忽不怡曰偶爲飛矢所加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後年箭主至宜付之正重九也明正德中韓恭簡寢病夢一黃衣道士以藥數丸啗之曰從此卽愈因贈一絕且期十年來視詩曰霸越平吳一燼灰是誰強汝下魚磯黃金消盡陶朱象夢繞寒山不得歸自是病漸愈其後復大病自疑前夢爲凶兆促家人爲大歸計一日又夢前道人曰公病尚無他再與藥丸亦贈一詩曰天上文星暗不明英雄空自爲蒼生十年戎馬

蠻江外墮淚碑高百崦城臨別仍期十年外重來病尋愈恭簡於宦轍所經意遇所謂百崦城者迄不得後被危症且春秋高矣自謂必不起俄復夢前道人其諭言授藥不異曩時亦贈一詩曰一樽秬鬯自天來平地光芒接上台門外翩翩雙鶴至五雲深處小蓬萊言畢別去無復重來之約後病良已至乙卯遭地震而卒竟不知詩所謂公名世巨人根器不凡黃衣道士殆仙耶

韓恭簡爲浙江僉事王鎮守譖之被逮時山東魯橋有廟曰猿仙神能預言人禍福官校孫百戶謁神布施神一見卽曰汝輩非拏韓僉事者乎衆曰諾神曰韓大好官好人浙江民以青天呼之王鎮守無天理也我今日來自京科道部寺無一人不惜其枉世界如翻餅時當不久此人異日當大用爾輩可小心待

之衆應曰不敢神怒曰張某狡猾無狀不念爾六歲驚臍子兒乎張股栗叩頭蓋張六十餘始得是兒項短而遇苑洛無禮故神言之

嚴御史天祥令絳縣時恒以役至夏縣道經傳說祠側必入拜徘徊瞻顧有曠世相感之思一日復過屬有急不得入拜憇其側短亭中坐見二青衣持檄伏堂下白云傅丞相邀公嚴謝不往顧左右賜使者食左右實無所見然不敢詰第應曰諾嚴乃語二青衣還報傅公俟我異日爲御史乃往言訖就寢頃之寤驚告左右以爲夢也左右云自未寢時有之非夢也嚴默然及嘉靖己酉徵拜御史嘗不樂居三月卒

劉知府偉純孝盛德好神仙比疾病命其子曰卽死毋埋我及死其鄉人有自遠方還者多從道中見之寄問及其家其子因

不敢葬其甥韓苑洛爲山西僉事方視事忽聞人持偉名紙入報韓驚曰舅氏死久人傳仙去我未之信今通名紙者卽其人也憲使張公璉問狀門者言戴古毡笠青絹袍一童子扶之肩布囊立門外遂命延入韓公遙識之遽起迎候同僚悉下階揖入起居無異平生但簡言問之則對手接茶而不飲坐中亦莫敢先發言韓公邀就旁室相勞苦答曰久別特遠來視汝語及家事頗作悲歎之狀韓歎留不可卽起別去一僚曰聞公已死今尚何在曰我不死汝則要死一僚曰今朝廷大計官員可知此間黜誰乎曰黜爾一箇別去謂苑洛曰汝弟邦靖可令速歸出門復攜童子飄然而去不知所往俄而其言皆驗五泉亦至家而死劉氏聞之發棺視惟一履在焉

兩女鎮城隍廟服冕旒衣黃袍云是京城隍之職不知所始明

朝邑志卷十

二十九

嘉靖間郃陽范叅政過兩女謁廟神止一揖夜夢神來拜自言曰吾自前朝受封爲京城隍范寤因重謁拜靳公能爲馬邑教諭時有門者少俊而貧能憐之偕諸子男同席研書後又攜之縣舍恩禮有加已而舉進士爲陝西叅議下鄉躬自存問時能已卒延其配匍匐下拜擁扶不得答拜後爲中丞孜孜厚恤其家

嘉靖以前按院在南門上考取童生入大場謂之儒士能畢三場准予生員有以儒士中者韓五泉是也不知何時停其法然五泉之中文止五藝又不知何時科場加嚴

邑人多自山西洪同西遷者聞元末讖言代有天下者洪時傳將盡屠有洪字州邑故洪同之人閔然驚散其後明以洪武建

國

相傳趙渡關帝廟成化中里人重修時琉璃匠絳縣谷伯倉告歸低徊失期督工人李耀默祝神前其夜倉忽張皇在廟自言就寢聞扣門疾呼者出視見神乘馬厲聲令瞑目卽攜附馬後少頃排落於此衆初猶未信居無何其妻以倉夜出莫知所往尋訪至廟見倉悲慟始大相驚駭此李公用中碑所述耀乃其高祖也

雙泉鎮孫真人洞先時居人久議建祠未果嘉靖三十四年地震後忽鑱山雲氣異常晝夜恒見衆視之崖崩出一洞下有湧泉洞中自然成像彷彿真人遂因以建樓殿云

泊里之南丘阜纍纍東南一丘尤廣初莫知爲塚明正德中里人趙謹營墓其北以形家言持畚鍤日往削之夜夢神人朱衣修偉按劍言曰我故馬將軍宅此久汝何毀吾牆垣當急還故

土令汝子孫蕃衍謹覺而大駭旦起如其言後子孫多科第今猶稱繩繩焉

仙釋

明坐雪道人不言姓名當程編修微時墅外有小祠值大雪深無人跡程入取火先有道士毅然危坐因饋之食將去授書一卷曰子忠臣也習此可免禍其書皆符呪秘錄程習之遂成異術周還靖難之禍

陳玉字無壞明成化間柳村人事親至孝親歿負土築墳廬墓三年有仙術能分身知未來事頗以藥施人就問疾者隨口成方無不立驗冬時掖布往市後一人微念得陳師遺布而我拾之可活矣須臾遂遺其布夜有穿窬盜卽先知置物所穿之處嘗推車至旅舍主人晚反鎖其門晨興忘而適田至午方憶有

宿客急歸啓戶扃鑰如故人與車已不知從何而出矣村東西社各構樂樓同時上梁皆請陳師至各自矜能得陳師後知其皆至也衆盡驚平陽梁侍御私訪其家答以偈曰我本華山希夷子一轉南菴去楚州後入華山土人立祠漢高帝廟旁又肖像雲臺觀或曰饒益寺塔中其蛻骨也

國朝王嗣運泊村人嗜浮屠學揭楞嚴法華之奧宗人方伯于陞與語輒累日顏之口阿薩佛順治初年將八十一日坐街頭假寐農人李百能過而見之至田又見其芸驚詢所以對曰我固在田也百能疑而先歸其寐如故由是里人大異之其親屬家數有妖怪求爲降伏運曰我方驚猿害馬魔難消除未暇安能學方士伏邪耶懇之益力不得已往將入門呼佛者三聞有聲吼曰吾無生矣遂滅順治十六年壽九十一無疾而終逮康

熙辛亥里人李成林以罪流福建忽遇之於市慰成林曰行矣不久將歸成林懵然不復知運死久方疑之及壬子邑紳張好竒典試閩中攜歸果如其言

韓可精南陽洪人明末寇亂棄家去晚年歸動止異常栖息荒沙中後居安昌村村故苦水不可食爲指地命鑿井獲甘泉天旱禱雨立應村人因群供之或有後言卽先知不受一口主人憂逋租使從往河東視其弟子至則宦歸者也執禮甚恭將行奉多金爲壽止取一小定付從者遂行弟子目留從者以金盡與之乃相失獨行遇盜劫所持金惟先一定在帽緣中獲留抵家適當所逋租人以是益怪之有求決疑者語難猝解至後乃竒驗長吏禮請之則謝不往士大夫有從商略文史者欣然往復無能窮以所不知或叩以二氏之學卽拂然不置語冬月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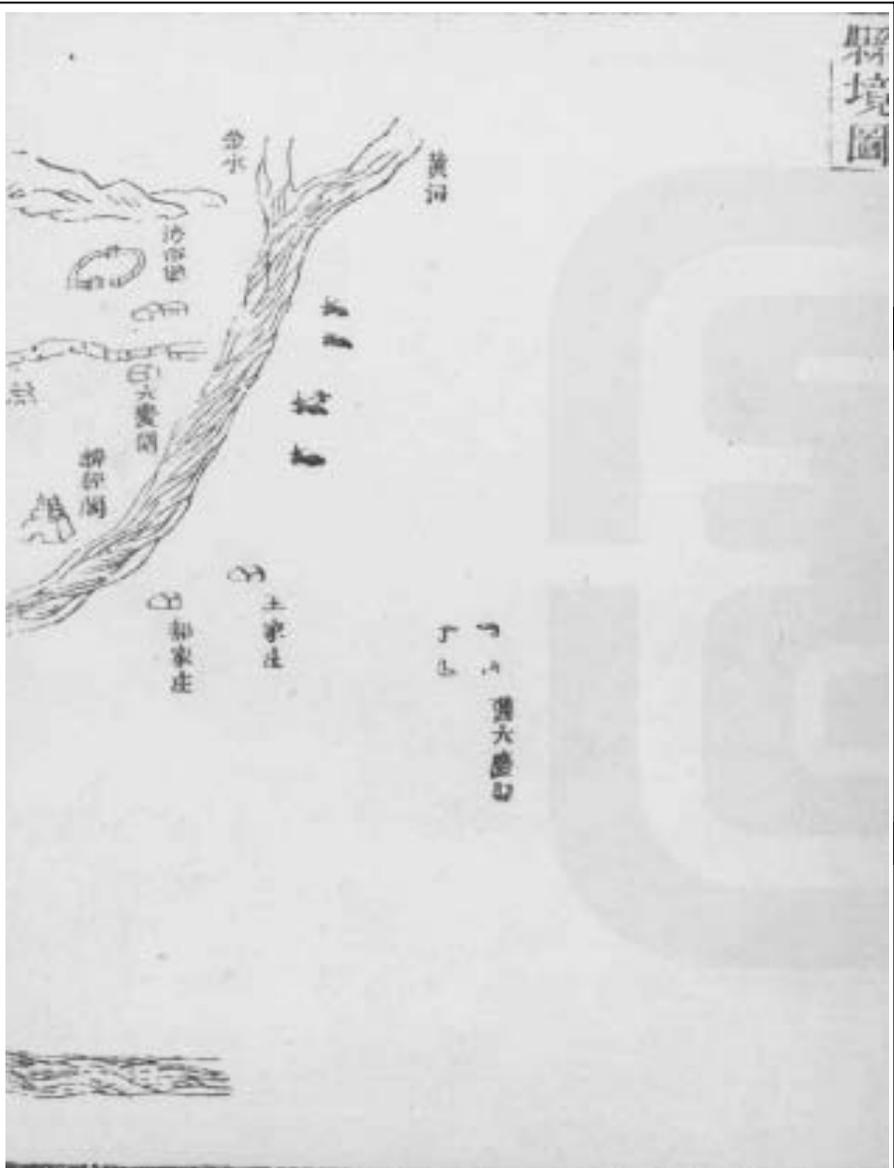
負販者晚不及其家使宿榻旁終夜烘熱汗出時辟穀數月面色益瑩潤年八十餘有僧曳杖自遠至即麾之曰行矣余即來僧去遂入室跌坐而逝後有人見於新豐道上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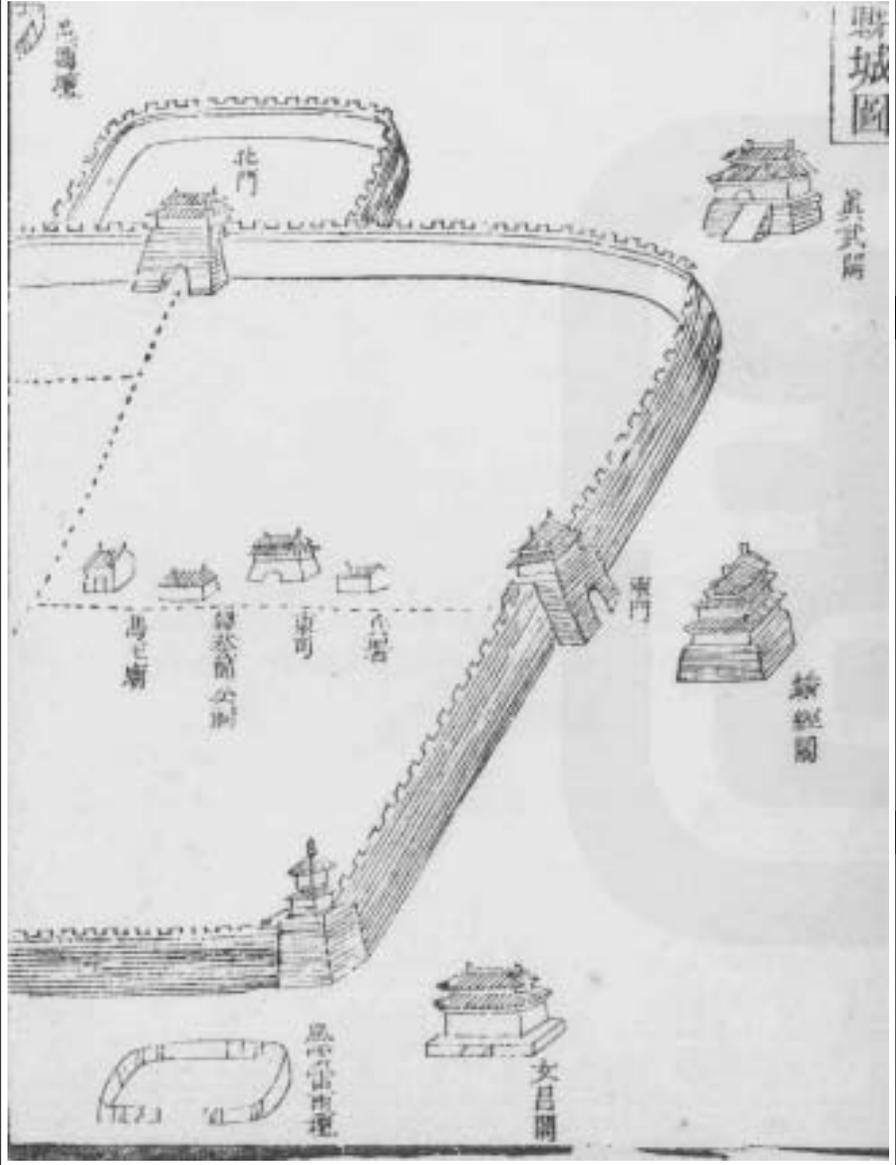
景理鶴慶陽人順治末至朝邑居阿石村之大廟累日靜坐於世味淡無所好數十年未嘗有窺見其敗缺者眞腳踏實地修行人也卒日晨起呼弟子謂之曰吾以今日之酉當去矣汝輩喪葬宜依常儀勿爲鬼怪壞我末路至時沐浴正衣端坐而逝松山和尚祝髮沙橋寺戒律精嚴蚤空色相其後涉大江歸李河濱爲構精舍朝夕焚修李將南復送至沙橋並所購梵典千卷藏之寺後亡何危坐涅槃緇衆造塔以喪

圖考
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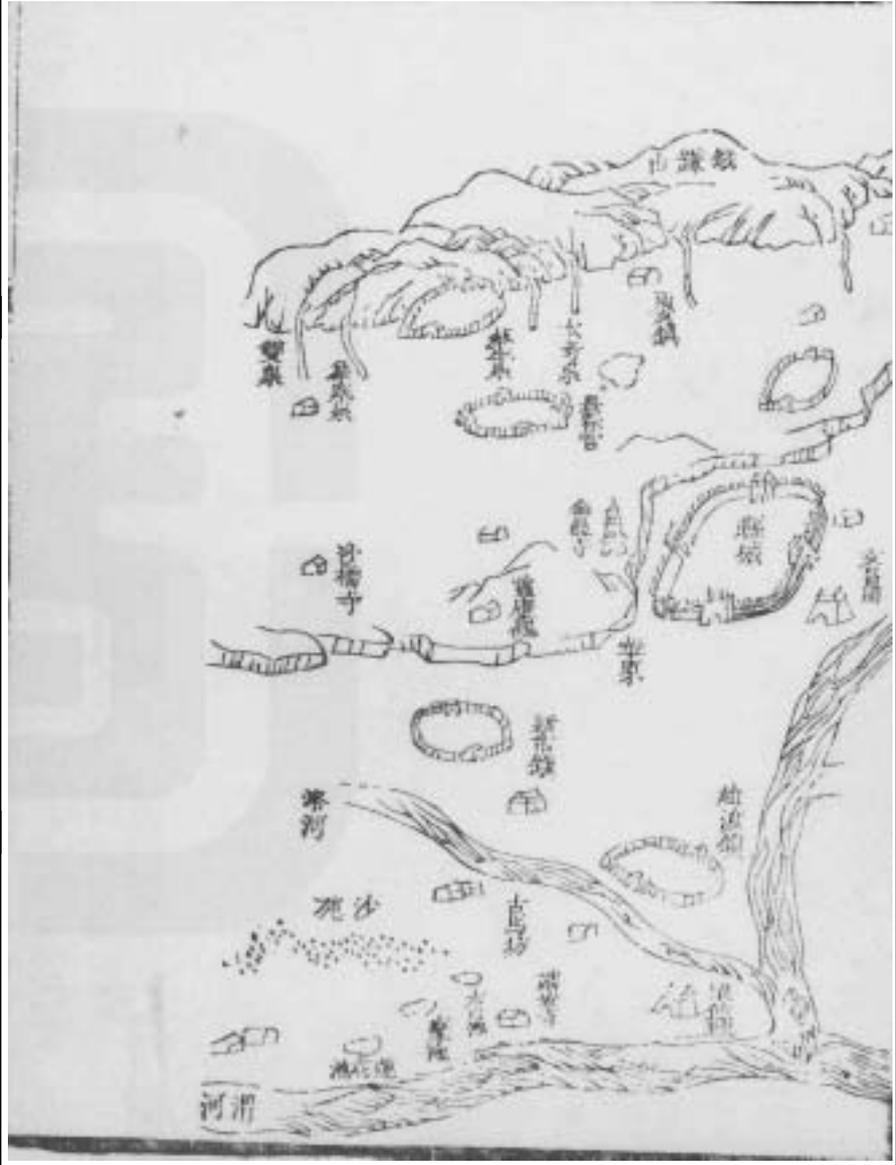
朝邑志卷十

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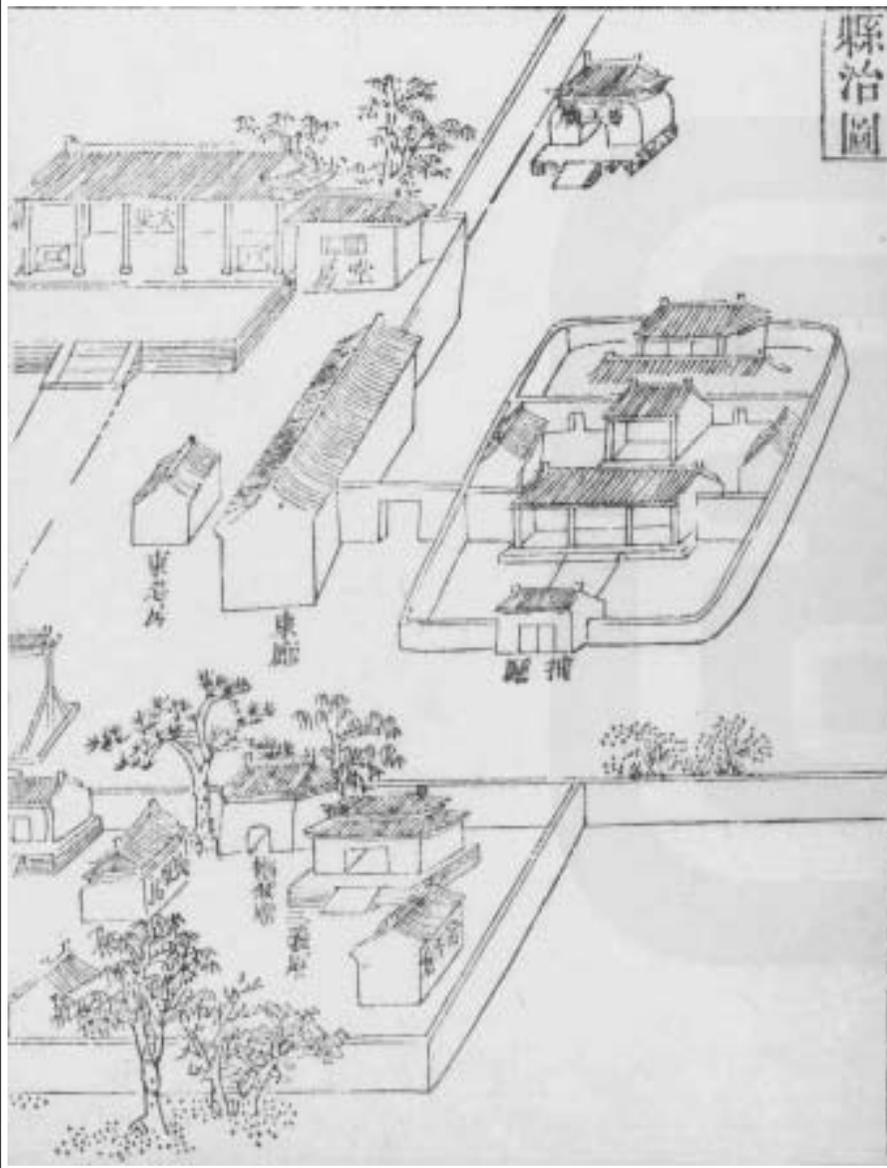




朝邑志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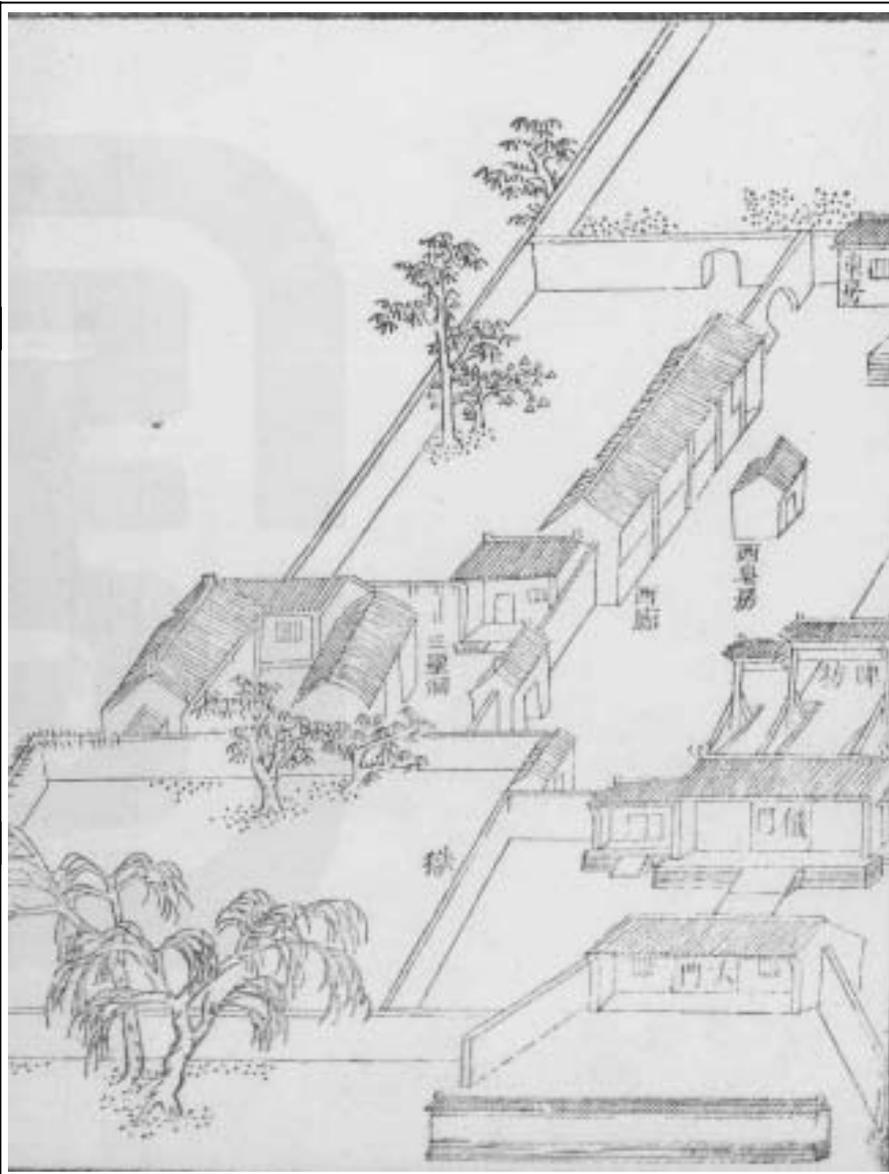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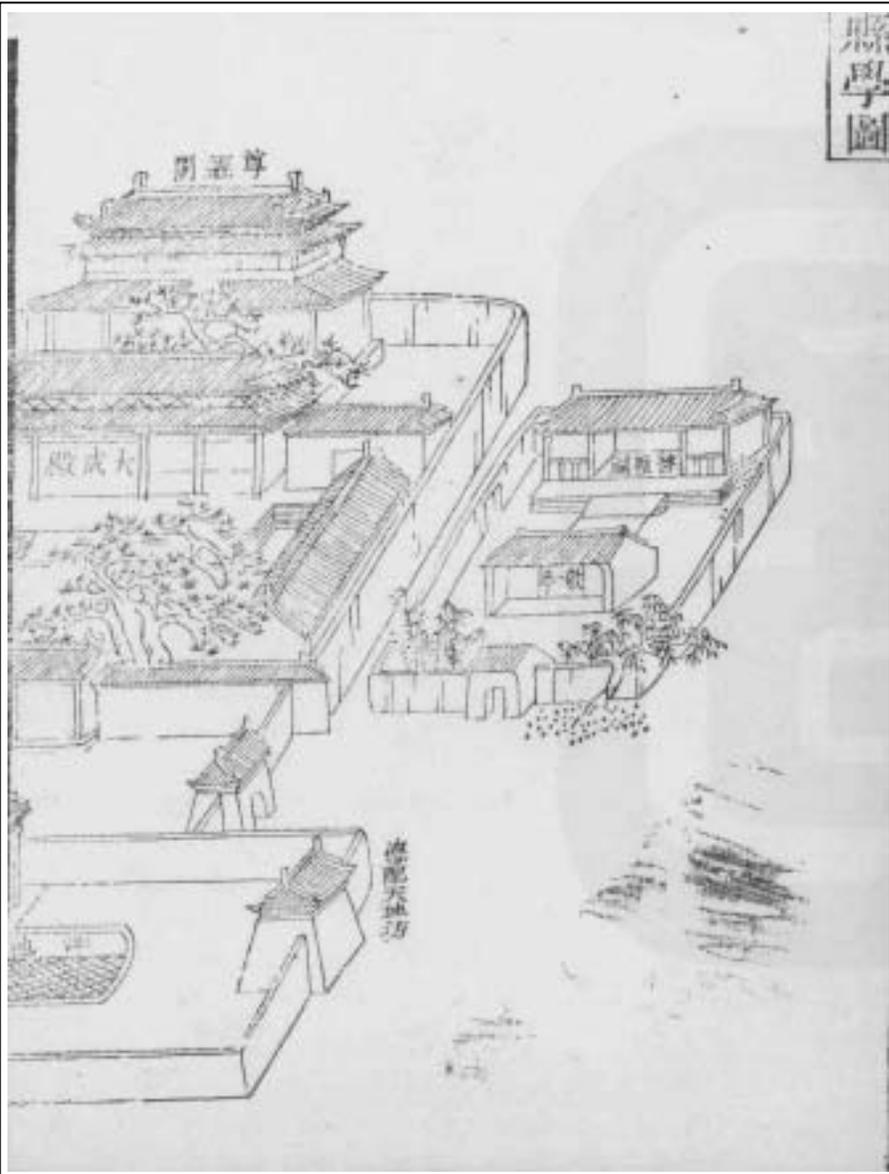
縣治圖



朝邑志卷十

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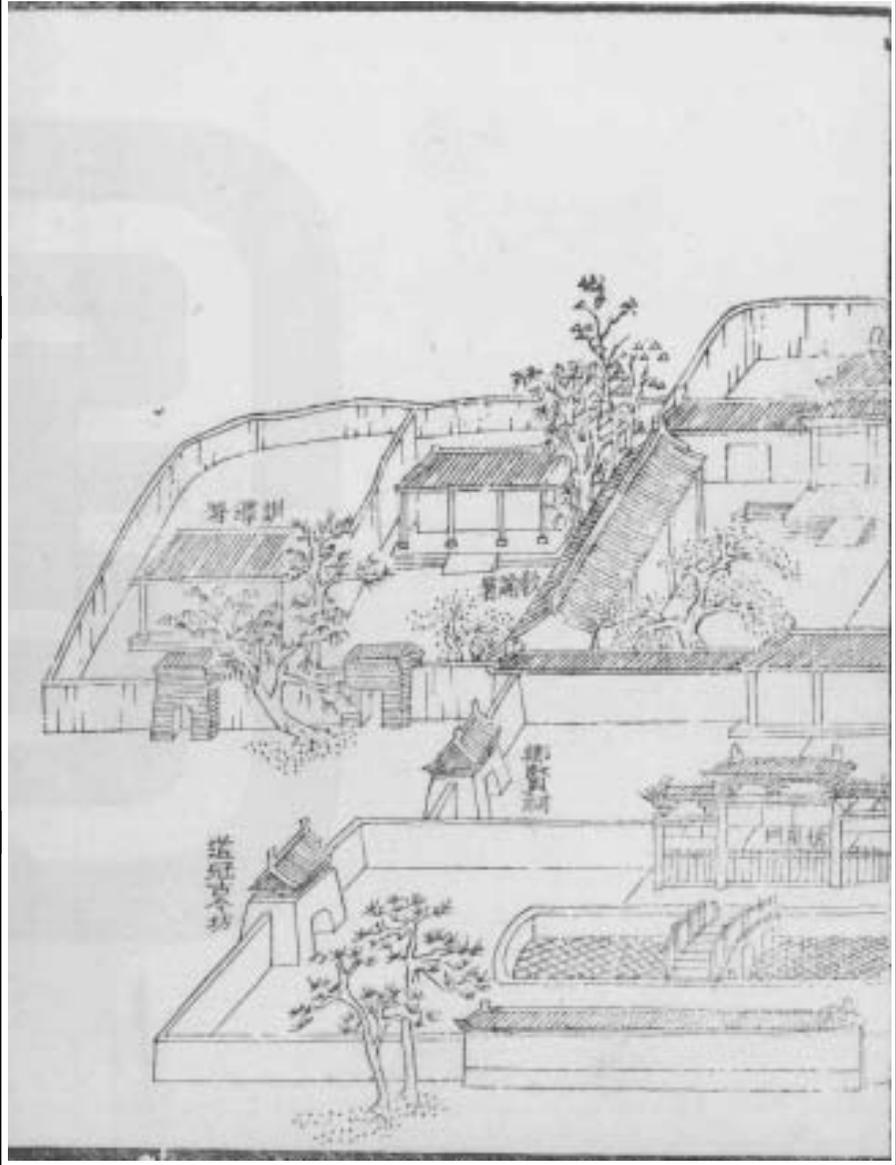




黃河圖



朝邑志卷十



渭河圖



朝邑志卷十





朝邑志卷十



鏡益寺圖





十景詩記

朝坂古西河地前臨華嶽後襟黃河右踞華原左帶渭洛誠關
東一奧區也辛卯之春余自天池來權茲土披閱縣志載景十
二有題無詩繼覽西河詩錄見七絕十首係邑人柏林雷君所
作數雖少二而題目次第較雅因於公餘之暇各賦七律一章
而同鄉黃君及門詹君劉君亦復交相唱和所以繪山水之清
幽寫樓臺之壯麗均爲斯邑誌勝標奇非敢以詩出而問世也
詩成書之以告來者皆

道光十有一年辛卯首夏吉日

賜進士出身邑令西蜀朱斗南書於官署之東軒

華嶽春雲

邑令朱斗南松皋嘉慶
富順甲戌

城南華嶽勢懸延矗矗春雲插碧天高挹兩京疑欲雨遙臨八

朝邑志卷十

四十一

水望非煙蓮花池繞人俱佛玉女峯迷客是仙此地網緼多石
隱祥驚太史果誰先

黃河秋漲

河水洋洋接素秋排空浩瀚淨歸舟氣吞華嶽千層浪波撼龍
門萬里流擊楫何人追祖蹟乘槎此日溯張遊榮光許向安瀾
卜疇見澄清一德休

渭川煙雨

岐陽八水繞長安渭汭溶溶納衆湍玉女峯前烟欲活金龍渡
裡雨初寒垂綸此地咸稱昌洗甲當時共說韓郁郁紛紛堪誌
慶爲霖濟旱佐朝端

洛岸桃花

洛水滔滔勢欲東桃花樹樹醉春風無言獨自成蹊徑帶笑真

能妙化工錦映層瀾三尺綠霞蒸兩岸一溪紅武陵休問仙源
景指點迷津在此中

紫陽夜月

城西特秀紫陽山恰喜金仙鎮此間五夜鐘聲催漏箭三更月
影透禪關敲門獨咏人何在掠艇高飛鶴欲還試問張翁曾寄
否一輪詩在想躋攀

長春曉日

宮號長春景亦奇曛曩曉日更相宜兩朝勝蹟傳千古五色晨
曦貫四時夕照休談鴉見背朝陽喜卜鳳來儀衣冠文物今猶
古爲頌光華復旦詩

沙樹濃陰

扶疎沙苑綠成茵柳色青歸樹樹新此日森榮垂洛岸當年戰

朝邑志卷十

四十二

伐紀周臣廕地喬枝清骨格參天老幹古精神爲語邨農勤保
護餘陰留覆隴頭人

蒙泉灌畝

阡陌盈疇畫井疆蒙泉美利說西莊濱河藉潤來源遠阻洛分
滋沛澤長畝荷涵濡歌歲稔田資灌溉咏年康鑣山造福符天
數豈獨甘肥置牧場

岱祠岑樓

華原高聳岱祠超百尺岑樓接紫霄始創宏規題宋代重新巨
制屬先朝南瞻華嶽三峯渺北望黃河九曲遙借問登臨誰作
賦柏梁盛事與齊標

金龍高塔

塔聳金龍繞碧嵐唐初創建一名監鈴聲振響行雲遏寶相高

懸宿雨涵八面莊嚴培土氣千層峻峭鎮瞿曇題名附雁當年
事敢冀硃書 聖澤覃

華嶽春雲

蜀南

黃大紳 梅溪

蜀棧西來仰華山更逢春日曉雲環有時獨立三峯上萬里風
烟一目間

黃河秋漲

排空濁浪舊稱河水漲三秋泛巨波須識來源千萬里祇緣不
擇細流多

渭川煙雨

淮陰戰地久稱雄勝蹟猶留渭水中雨脚烟痕漆畫本垂綸坐
待夕陽紅

洛岸桃花

朝邑志卷十

四十三

溶溶洛水大河濱千樹桃花兩岸春高士尋源空往返那知此
地即仙津

紫陽夜月

渡橋誰去訪三丰古殿空明月色濃夜半鐘聲驚客夢前身悟
到紫陽峯

長春曉日

隋唐兩代建行臺千載長春向曉開卽此朝陽歌湛露和鳴應
有鳳凰來

沙樹濃陰

沙苑銘勲奕世欽千株柳樹挺森森幾朝培植由來久愛比甘
棠召伯陰

蒙泉灌畝

畝畫西莊傍水涯
蒙泉利養萬人家
從知有本分餘澤
兼灌河陽蒲縣花

岱祠岑樓

華原岱廟鎮城西
百尺岑樓百尺梯
此日登臨誰作賦
才稱五鳳與韓齊

金龍高塔

金龍寺紀大唐山
寶塔嶙峋插碧天
花影鈴聲輝日月
題名孰得會羣仙

華嶽春雲

蜀南

詹汝猷

庵

春和華嶽雪初晴
天外雲臺畫不成
五色凌虛扶帝座
三峯絕頂擁神京
無心玉女鬟中出
有態金仙掌上橫
時至睡龍噓氣去
爲霖恰好慰蒼生

朝邑志卷十

四十四

黃河秋漲

黃河襟帶繞東流
漲滿金隄德水悠
星宿源真來萬里
仙槎客自泛三秋
臣能擊楫風何壯
民不爲魚澤更周
借問安瀾清幾度
蛟龍好倩負王舟

渭川煙雨

城南古觀望神仙
渭雨空濛上下連
兩岸隨車花滿縣
九霄飛練鶴參天
獨饒餘澤雄三輔
還帶流光鎖八川
漢代將軍誰戰此
恩深難報畫凌煙

洛岸桃花

廿番風信碧成邨
夾岸桃花帶雨痕
似海春纔深古渡
爲叢錦自滿仙源
五香車過紅雲擁
三月龍飛綺浪翻
看徧長安真得意
羣芳原是出公門

紫陽夜月

城外仙蹤訪紫陽空明月色映虛堂照來絕頂鴉飛樹悟到前身客憶鄉一帶山河金粟界幾層樓閣玉輪粧姮娥早許秋來約細語蟾宮報桂香

長春曉日

長春舊是帝王宮巡幸當年湛露隆五夜雞聲催絳憤九天跋彩照丹楓看花眼過隋唐蹟捧日心懸戰伐功喜有朝陽春樹發至今都邑尙稱雄

沙樹濃陰

沙樹扶疏洛水濱倚城遙望柳青新幾朝牧養留餘地萬古功名植此身日月光分垂蔭遠風雲氣合受恩頻莫言材大難爲用博得濃陰覆後人

朝邑志卷十

四十五

蒙泉灌畝

通靈不見古長陂却有西莊畎畝滋泉自蒙生流一線田因井養秀雙岐膏腴那讓南東美禾黍都同洛渭宜餘澤兼澆花滿縣千秋水利繫人思

岱祠岑樓

岱祠靈結芮城胎宋代岑樓勢壯哉百尺凌雲誰穩卧千年飛翼本良材河觀襟帶榮光繞嶽望蓮花曙色開幾度登臨香案側爐烟瑞接到三台

金龍高塔

金龍古刹勢崔巍冠冕城西碧四圍鈴影搖河懸壁立蓮花並嶽倚天飛級高偏得風雲聚瑞起常將日月依雁塔何人題姓字九霄聯步入

綸扉

華嶽春雲

蜀南 劉光代 曙 牕

勢壓全秦百二關芙蓉千丈絕躋攀春回雨霽金仙掌風窅煙籠玉女鬟落雁橫空飛浩渺睡龍噓氣舞爛斑問天恰好凌雲去一覽峩峩泰華山

黃河秋漲

滄桑無計挽東流水漲黃河吼未休禹穴直奔千里浪龍門高擁一天秋何人持檝談王霸有客乘槎問斗牛清濁尋常今古事安瀾長此頌 皇猷

渭川煙雨

渭枕長城鎖八川蒼茫古渡水雲連青青柳漬千林雨漠漠楊飛兩岸煙到眼不分潮上下橫空獨見雁回旋虹橋靄靄誰占氣高觀臨流說望仙

朝邑志卷十

四十六

洛岸桃花

桃源棹返武陵人留得繽紛滿洛津紅雨成蹊花似錦香風夾岸浪生春一天霞彩烘丹靨十里煙波點絳唇水逐落英流不盡魚肥江上好垂綸

紫陽夜月

靄靄長空玉露橫紫陽山際夜光生寒凝素魄開金鏡淨掃微雲湛太清天上烏飛曾幾陣松間鶴返恰三更華原月朗人何在惟聽書聲雜漏聲

長春曉日

曉口瞳矓上翠微長春景象未全非晴開旭照天初曙氣暖陽和露乍晞兩代河山留宿草千年宮殿賸朝暉何須憑弔論興廢浩浩長空玉彈飛

沙樹濃陰

誰栽沙苑柳叢叢神武當年紀戰功壯氣長留千樹綠濃陰直
蔽一天紅雲來宿鳥棲偏穩風過深林響未終蔭比甘棠遺愛
遠休將大小問虞公

蒙泉灌畝

洛禾渭黍兩相宜畝灌蒙泉勝舊陂一線源應來八水千村人
自急三時膏流匝地田疇潤澤共長天雨露滋真個南東占美
利鎌山四望綠漪漪

岱祠岑樓

煙噴金猊繞碧霄樓高岱廟絕塵囂盤空直傍飛鴉上極目真
隨落雁遙華嶽西來雲靄靄黃河東去水迢迢一聲短笛橫朱
檻可有梅花數點飄

朝邑志卷十

四十七

金龍高塔

寶塔莊嚴舍利藏金龍瑞起佛生光重重迢遞通三輔面面玲
瓏照十方花雨一天飛爛漫松風五夜語琅璫名藍自昔饒佳
勝高聳文峯鎮紫陽

次 松皋父墓十景原韻

華嶽春雲

王克允 葵圃

嶽豎三峯萬古延蓮池雲湧正春天遙飛洛岸籠花影漸入渭
涯護野烟對雨嘗疑臺作觀有詩莫道令非仙南門樓上試閒
眺五色文成讓此先

黃河秋漲

滔滔德水問千秋曾向蒲津上客舟直下龍門看巨浪誰爲牛
鎮慶安流祇憐沆澗迷禾稼忍說波濤恣溯游幸有乘槎人遠

至清如大史望呈休

渭川烟雨

遙攜滄灞下西安尾入司空鎖急湍雨到河津人欲渡烟迷沙
苑草方寒釣垂今日非無呂罌繫夏陽豈異韓箕笠誰依千畝
竹長看野霧起林端

洛岸桃花

我處南陽洛在東桃花滿岸不凋風朝朝玉貌施朱粉歲歲酹
顏帶洒融春樹遙臨箕掌綠曲流直映篆沙紅何綠彭澤曾爲
記但說武陵忘此中

紫陽夜月

紫陽趾木即鎌山古刹名藍餘幾間月下僧吟聲正靜夢餘光
照寺初關誰藏經典遺編在人謁橋陵何日還仙迹舊傳予未

朝邑志卷十

四十八

信獨留偈句可追攀

長春曉日

東山曉日出驚奇映入長春景倍宜高髻宮人啜絕代長堤天
子晒前時何似雄城攻劇賊特留光景代常儀只今人尙踞高
處爲對朝暉試咏詩

沙苑濃陰

積沙不止長春茵密樹濃陰一競新戰罷空餘高柳色苑邊無
復監坊臣夕陽背處農閑話茅舍蔭旁社賽神賢宰時來栖隴
上應將樂景慰邨人

蒙泉灌畝

鎌原何幸有分疆綽約微流繞小莊幾畝良田均灌溉千家美
利慶遐長舊時金水今偏沒有此名泉世亦康吾里常愁河洛

溢思依北麓置園場

岱祠岑樓

何處高樓似此超爲傳岱祀上雲霄每疑東嶽隆西土猶有古
碑沿宋朝烟火滿城襟底落河山入望眼前遙從來才士多遊
此佳仟今纔可共標

金龍高塔

高塔遙看挹翠嵐勝占一縣殿伽藍勢凌碧漢烟雲淨影入黃
河水月涵豈有金龍升寶樹真成幻象現瞿曇側留司寇名碑
在拭蘚叅詳思欲覃